

學 匯

日 一 十 二 月 七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

日 本 脫 出 記

大 杉 榮 著
老 梅 譯

小孩的事就那樣定了。以後是未看見我的面孔了。其次就說我有病，要做起像真的一樣，每天晨早買一斤冰。

「那麼，叫監視的巡警去買。」

像那樣巧妙的事，由M想出來，一個人在笑嘻嘻的得意。

離家不遠，與K同行，由那裡我就坐汽車到停車場。在附近買了一個小箱，還買一點零碎東西，急往停車場，已經是開車的時候了。

我到了月台看了一回，但是拿我的小包，W君沒有看見。恐怕他任待車室，走在那裡一看，出來一個人，姿勢不同，走路却一樣，他穿的高式的土工衣服，今日不知道他在那裡借來的大膽穿起，那黑圍巾仍還掛在頸上，足踏木履，叮噠叮噠走起來，無論怎樣看，都是一個雄赳赳的不良少年。

他在W手裏把行李取在手中，跳在那將要開的車上，火車開了，W將手一揮，我將手一揮，這是與日本同志最後的告別。

前次到上海時，R與我辦這件事，他是偶碰到了鎌倉來逛，也不說我要走那裡，只說你幫我一點忙。把皮包定着，走了十里路，到大船停車場。已經是夜深了。走在那有人過路的地方，因為在家裡出來的時候，恐怕有人看見，所以一遇着後面有人，就怕是追上前來，我們倆常常胆戰心驚的。最可怕，是在建長寺，與圓覺寺之時，後面來了不點燈的自動車。那個時候，我當真以為他來，今回是將我們倆捉轉去了。

大有不然，他就衝衝直撞過去了。我向R不能不講這個真話，但是在口邊想出來幾回，總是說不出來。他不是沒有信用的同志，但是他在我們中間加入日子尚淺，照狹義的說來，他是與我們團體沒有什麼關係。

我上了下行車，他乘了上行車，以後我聽K說：「R將這回事，一句都未漏出。又沒何人向K及他人，調查我的行踪。」我到現在，我只看見着他，我想我當時的事，不覺不衷心感謝他，並且有對不住他的地方。」因未講真話

我看不見W的面孔，我恐怕侍役看透了，我把外套的領引高起來。到餐台車裡，把身藏起。我面上的特徵，就是我的鬚未剃，睡了一覺起來，我就到洗臉處，將我的鬚子上下都剃得乾淨。把W提來的行李，放在手箱裏，把我預定在途中船上所做的原稿，取出來寫寫，又入膳室一次。

移警署的成績，說是很好，從十五日起加了幾倍。新聞上有那一種記事，說他的成績是很大的一例，但是我在車上，就沒見他們，真真無事到了神戶。

神戶我對他真如過鬼門關。前我送可斯洛夫，他被追放的時候，警署本部的外事課特別高專課，還有很多的偵探，都看見我的面孔，由此地乘船實在是有點危險。但是比在橫濱乘船的危險要好一點，因為橫濱警署的警犬，沒一個不認識我。多年在鎌倉逗子間，監視我的獵犬，往往交換，所以大概都來過的。

(未完)

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

傳

(續)

胎上譯

幼年時代(二十六)

▲旅行途中僕婢之放縱

▲父親及家族之出發

▲沿途發生之瑣事

那世僕婢，既知道父親出發甚遲，不能趕上他們，所以他們就漸漸的鬆縱起來，我前已講過了。但是他們是怎樣的放縱的呢？就是把父親

所定的規則一概置諸腦後，不穿制服，不束腰帶，還要任意攀折樹兒，握在手中，作杖棍呢。唉，那種習氣，却也不是我家奴婢獨有的，差不多在那時代富豪人家的奴婢，都是那樣的了！我們沿途所見別的旅行隊伍很多，那都是富豪家族的旅行隊伍呢。

照每年常例，行李和僕婢已經動身以後，父親和家族，還延若干時日，纔得出發，差不多要把我們急出病來了呢。父親在出發以前，也不知寫了多少命令，發給領地的管理人，我就用一本帳簿，全把些命令照寫下來。到後來好容易纔見父親把出發的命令發了下去，我一看見那出發的命令，就與高采烈起來，赶忙跑下樓去，只聽見父親正在大聲念那路程單給母親聽，那路程單中間，把五天的歇宿地點都定妥了呢，實在說起來，那路程單，在五月三十日那天，就早已寫妥，原定第二天早晨九時出發，那知道後來過了五天的工夫，還沒有動靜，等到五天以後，纔實行動身。所以那豫定的計畫，全已變動，但是那時代的富豪，却是那樣的習氣，和當時的陸軍一樣，差不多沒有確守豫定時期的了！唉！

後來等到一切準備都已妥當的時候，母親（繼母）就帶着我們和家中大小先期出發，父親仍就沒有同行，所以我們也得向父親行一回告別禮式，甚麼禮式呢？就是各人向着父親畫一個十字罷了。母親應行的時候，却又懇懇切切，向着父親說道，「大人！我走了以後，你總要不往俱樂部去闖撲克纔好，那勞神傷財的勾當狠是有害呢，大人萬勿想必也不待我多囑的了。」大家把臨別贈言都講完了的時候，一齊走出門來，就早有一輛四輪的大馬車停在門外，等了一刻工夫，又有幾輛小馬車，也拖了出來，我們就照父親所定的規則，各就各座，惟有母親就自始至終，坐在一個好座位上面，我們大家這靈秋天喜地的動身走了呢。

在我們小孩們看來，旅行就是快活的源泉，沒有不歡迎的了。那驛站開的距離却是很短。一天中間，大約要休息兩次，因為要給糧食喂馬呢，最可笑的，就是同行的婦女們。怎樣講呢？就是說他們胆子太小。途中偶然遇見馬車一搖動，或是遇着不平的道路，他們就害怕起來。一定要叫大家都跳下車來的了，所以我們就利用那下車徒步的時候，或探路路傍的森林，或巡行小河的河岸，却也另有一番樂趣呢！從莫斯科到瓦爾索的中間，有一條大道，那大道上的行人車馬，真算是往來如織，也有拖貨車的少年，也有進香人的隊伍，此外各色各種的人都有，我也沒有工夫來細說，總而言之，那條大道，要算是極熱鬧的所在罷了。我們每天除了在那草木茂盛的村中休息兩次以外，就把那村中堆積的乾秫和麥子，當作談話的資料。一路前進，每晚就在豫定的地方，停宿的了。一到了宿所門前的時候，大家都一齊走下車來，走進房中休息，廚子安得列，就出去買雞來做湯，給我家佐飯。我們就利用飯還沒有弄好的時間，跑到近邊的山林中間，或大客店的院子裏，遊覽了一回，也却很有趣的了！

〔未完〕

張弛

人生宗樂利論

(續)

生日之日皆祭於墓，謂之上墳，四時之祭族，有宗祠者，祭於宗祠，無宗祠者，祭於墓。無墓葬於義地者，祭於義地，單門獨戶，或遷居異地，未立墓者，在其寓為木主而祭之，或就於野而祭之。春祭無定日，視清明節。夏祭謂之過半年，秋祭為十月初一日。告年豐歉也，冬祭即臘除，謂之過年。祭神有在祀典者，有不在祀典者。茲不備述，上述者，證今不名異乎古云爾。不見夫都邑鄉村街市之間，觸

學 匯

目皆有神廟存焉，田地皆有墳墓存焉，祭鬼毒人之甚，於斯可見！東粵人頗思想，多神教比一神教為烈者。此之謂也。

三曰多妻，

按儒家言，夫妻體合，求助之本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妻者齊也，聚妻不取同姓，為其生不繁也。妻死妻出，無論有子無子，均可得再娶。妻無子納妾，妾者接也，為無後也，子為人後者，就後。後大宗也。易為後大宗？大宗者，收族者也，尊之統也。不可以絕。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，適子不得後大宗。持重於大宗者，降其小宗也。不貳斬也。庶子不祭，明其宗也，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，不繼祖也。父為長子，何以三年？正體於上，又乃將所傳重也。別子為祖，繼別為宗，繼祖者為小宗，有小宗而無大宗者，有大宗而無小宗者，有無宗亦莫之宗者，公子是也。婦人有三從之義，而不貳斬者，何也？雖在外必有歸宗，曰小宗也。妻為夫、妾為君，均三年。至尊也。今制有妾為家長服之圖，妾為女君期，妾之事女君，與婦事舅姑等也，父卒子為母三年，父在為母期。屈也。至尊在，不敢伸其私尊也，繼母如母，繼母配父，與因母同也，慈母妾母之無子者，妾子之無母者，貴父命也，出妻為父後者，則為出母無服。與尊者為一體。不敢服其私親也。繼母嫁，從為之服報。貴終也。繼父為必嘗同居，然後為親居，未嘗同居，則不為異居，於是知三父八母之說，多妻制前於禮者，自文其過之唱也。今俗謂為人後者，為出嗣，出嗣意在遺產者，美其名曰情愛。意在多娶者，美其名曰兼祧。有遺囑及愛繼之習慣法，然因爭產爭繼而訟，訟而家敗人亡，釀成命案。同族成仇者，因時多聞也！

〔未完〕

七八老人傳

(赤雲)

山東歷城縣，縣的城東，有一個七里河庄，這個莊，正在八潤岡上，蓋了一所院落，約有房屋七八十間，門外栽植的柳樹，也有七八行。

這個所在的主人，姓齊名八，人都稱之為七八老人。他是前清咸豐七年八月八日生的。生平為人，多是七顛八倒的，不但不喜修飾，而且衣服上，常有補頂七八個。頭髮稀少，共計也不過七八十根。常將頭髮披在膠頸上，他下身穿了一條褲子，他自說已穿了七八年啦，但是他那一雙鞋，常常穿到七八月的。他那繫褲帶子實在是七結八幫的。

七八老人，日用飲食，雖是七儉八省的，但做喜事的時候，也是很講究的。鼓鑿手必須七八名，不要一個劣者，使其音聲和美。儀仗前列必須排砌七八行，使其整齊嚴肅，前後驅馳的，人必等其年，馬必等其色，若一不同者，即行更換。彩轎一乘，必須用七八個人抬，堂上點的紅燈，必須七八枝，門戶上懸的彩，必須七八條。

將辦外事以前，掃東廂為洞庭的時候，必然七漆八油，使門戶棹椅等，都要光亮異常。牆上貼以新錦，外釘銅釘七八百個，使屋內采采錦繡，燦爛如雲。器具陳設七八處，必然淡淡得宜。廚下亦預備七八席，待他新來的貴客。

「未完」

燕市雜感

鏡塘

賦性太猖狂，隨食拘得，唯爾奴輩尋常，舉朝那管俗人誇！福衛一樣。

☆ ☆ ☆
時勢如漏舟，誰與為儔？飄流他鄉已經秋，四顧茫茫添悶愁！優游沙鷗。

☆ ☆ ☆
黷耻又囊羞！雁冷管秋！只怪不把河山收，是誰得盜起戈矛？破釜沉舟。

☆ ☆ ☆
風緊雲更稠，遙望烟樓！過返徒勞借箸謀，世人羞看關內侯、皮裡陽秋。

☆ ☆ ☆
風吹布帆開，月輪上來，今必扁舟何處泊？金波撥亂費疑猜，把酒開懷。

☆ ☆ ☆
來去梁上燕，自由方便，上下四方齊飛遍，啣呢嘰巢不要錢，惟君能然。

偶成

郭輔

黑夜寂寂，
夢醒知何時？

亂麻的心思，
來去真個出奇！想家書為甚遲遲，

呀！
可疑！

是雨聲？
是風聲？

靜耳聽之不分明

輾轉寐難成，

想起我愛，

不禁淚珠盈！

痴情！

新桃花園

(續)

哀鳴

爲甚麼要把金錢推倒呢？金錢不推倒不得了，世上沒金錢，就沒人想做皇帝做總統做官，那些英雄豪傑妓女強盜窮人乞丐，外交戰爭，貧富階級，憂愁煩惱，都沒有了。那政府法律監牢也沒用了，把那海軍部改成輪船總局，交通部改成鐵路總局，陸軍部改成郵電總局，農林部改成農林總局，工商部改成工藝總局，教育部改成學務總局，外交部改成兌貨總局，平政院改成殘廢醫院，內務部改總貨棧，財政部送給財神菩薩貯銀錢錫箔灰，司法部送給五殿閻羅收囚貪官污吏，並那富家守財奴，我們把全國的副業，作爲公共的產業，不論男女老少一齊要做事，不做事就不給他飯吃，不給他衣穿，不給他房子住，無論甚麼人不准用銀錢買賣東西，到了共產的時候，就是有銀錢也沒有用了，銀錢失了信用，他就不能不做事，這樣世界上才能平等。爲甚麼要把家庭破除呢？如不破除家庭，人還是有私心。如人各愛其父母兄弟妻子，別人的父母妻子，他就不愛了，人人若各愛各人的家，是

萬不能合羣的，再說那父母兄弟妻子，都是假的，諸位！若不相信，你可從古至今的看一看，當初蘇秦遊說六國的時候，第一次沒有說着肚子，回到家去，他母親不認他爲子，妻不認他爲夫，嫂不認他爲叔，到了第二次遊說六國都受他的騙，佩著六國的相印，衣帽堂堂，車馬盈盈，黃金滿載，前呼後從榮耀耀威風風，再回到家裏去，他妻嫂伏在地下，不敢仰視，蘇秦問他嫂道：「嫂何前踞而後恭也？」他嫂回答道：「叔叔多金，那得不恭！」哈哈！諸位呀！有家無家，單看你有錢沒錢。你如果無錢，家還是假的，你看那歷代的帝王，因爭皇位的緣故，弟殺其兄，子殺其父，骨肉相殘，他的愛情何在呀？這樣看來，家不是假的嗎？我們不要私家，當以世界爲家，凡老年人，皆我們的父母，中年人，皆我們的兄弟，幼年人皆我們的子姪；若有人親其所親，疎其所不親，我們就把那種人，當作魔鬼，當作人類的公敵，人人能把家庭制度破除。世界上，那些有形的強盜，與那無形的強盜，自然就沒有了，人人也有了依托了。

未完

海邊的鹽奴

(續)

六不如

鹽場上的鹽商是大官僚，大富翁，他們拿沿海一帶的產鹽，統統收到去，到政府認了什麼稅，凡於所有的鹽，都算他們的產業，於是產鹽的地方，設立官鹽場，用許多親眷朋友族中的兄弟弟弟，做這個假公產的官鹽廠內的職員，裏邊的架子，大得不得了。那不要去管他，最是希奇的一件奇刺事，拿這辛辛苦苦沿海人曬的鹽，硬要他們賣給販裏，那鹽本是賣的吓，不能拿這個鹽就可當作飯吃的，無如他們販裡所定的價很便宜的，只有十文錢一斤（前清只有七文），又是

很大很大的秤，還要秤手的做手脚，所以很屬很重的一担鹽，不過的到七八百錢。咳！一家有了六七口，這樣的貴米，貴柴，樣樣都貴鹽時候，那能叫他活命呢？那海裡的鹽民，真是求天拜地，苦呀！苦呀！叫不停，還不算數，遇有大潮來，這鹽鹽的板，還要牽去，鹽民的損失、鹽民的性命，真是危險到萬分。那鹽商這樣的不原諒，不憐哀，也用許多的法則來苛待他們，他們實在「一字不識橫畫」，那能敢和他抵抗呢？他們鹽民實在弄到不夠飯吃時候，把這個鹽，挑到市鎮去賣，可以多幾錢雜米吃。這就叫私鹽了，市價十八文「或二十文一斤」，這樣的鹽價，那鹽民的生計，就可寬舒一些。但是他們的食量，不比讀書人的二湯盞飯，竟然要吃三四大碗的飯，替他算算，總是不夠，不過他們克苦耐勞，所以還能夠敷衍過去、這般的鹽商，恐怕鹽民嫌得價錢，不肯賣於廠內的緣故，於是招募緝私營，在要隘口擺港，巡緝私鹽在陸路上，還有什麼鹽警察，捉拿肩挑步担，在這個裏頭，吾要分開兩層來寫給你們討論。

一層他們用這班社會所厭惡的東西，編成功軍隊，專捕私鹽，豈知販私的大帮鹽船，（他們稱鹽鼻的），就是這班孤羣狗黨的同類，所以從前在奉賢洪廟地方，有燒斃緝私兵和槍船的事。後來這個陳知縣說道：「緝私即是販私，販私即是緝私」，這二句話，就宛死了許多人的性命，所以這個地方，現在造一個陳公祠堂，一地方的百姓，常常紀念他的救民如子。咳！因此這樣的黑暗，那真是大帮的鹽販子，是從不省的，不是吾說空話，恐怕留心看報的，也曉得這事的，這種兵簡直說一句，就是鹽商用的強盜，是政府的特許，還有一層，他們這班的緝私營，大帮的鹽船出境，不敢捉，看見人少，他們拿起槍來開，於是這班安窠家湖口的鹽民，所挑得七八十斤鹽的，都被這般鹽商的強盜搶去解公，算有功勞，可以圖得獎。到後來說道，男的挑鹽，

一定要捉的，或者你門的女人小孩子挑，可以寬容一些，可憐這般挑子小孩要吃飯，沒有什麼法子。只得吃筋吃力的挑。挑六七十斤。女不起的二三十斤。其致這一帶沿海的姑娘，年輕的男子。患勞病的很多。在青村港鎮上有二個很有名氣的醫生。他也說過的。咳！「人道主義」在那裡呢！這也不算數。倘使六七個婦人。挑鹽到鎮上去賣。那這班緝私營看見了。不是和調。就是拿起槍來開。威嚇他們。叫他們將鹽停下來。給他們解到廠裡去得功，但是吃鹽的人却苦了。

★ 女 ★

歌 採薇

〔結〕

（夷）唉！他們為什麼自認奴隸呢？為什麼不說無國家無政府呢？（注一）豈不更……

（夷）哥哥，你此話說的太不合時論了、他們若果說無政府，那當兵的人，又在那裡去生存呢？

（夷）你這話倒也不錯，只是你可還記得擊壤老人的歌嗎？

（齊）怎樣記不得？

（夷）且吟來我聽！

叔齊就坐而歌：

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擊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

（夷）唉！兄弟，我目裡軍容，心生荆棘，悠悠蒼天，平民勞瘁，

誰能攻倒此輩民賊呵！

有金錢的多把千鈞絲湊，

沒有金錢的却把靈魂售；

可殺的殷紂！

可疑的西周！

一二軍閥想把干戈鬥！

「誅無道」的口號被人偷、

招牌掛的真荒謬！

此時軍容大顯，

（齊）哥哥！你看那廝，快要來了，我們怎麼呢？

（夷）依你之見？

（齊）你我兄弟，在此等他，咱兒幾句、試試那廝如何？

（夷）不錯！（點頭）

（壓場十分鐘，人馬紛紛大上，捕伯夷叔齊，至武王叩頭，

軍士甲）殿下，我們捕着兩個敵探，

軍士乙）他倆瘋瘋癲癲的，攔了軍程又不開口，

（齊）仍不開口，姜尚在武王馬後。急舉目，嗚此二人

（武）你二人姓甚麼？

（齊）哈哈！……哈哈！

（武）你笑什麼？「微傭」

軍士甲乙和聲，

（甲乙）笑甚麼？

（齊）我們有話要對你們講，你偏問他無關係的話，他不笑你笑誰？

（武）這樣你就說罷！

（齊）你此次出兵，名為救民水火、實則不過爭權奪利罷了。「武王此

學 滙

時檢察。瞋目而視」。殷紂殘民。固應討伐。但是你此次與兵。又不知殺了我們許多同胞。唉！去了一個皇帝。又來了一個皇帝。你把殷紂去了。難道我們平民就可以享幸福麼？你那虛偽的仁義。怎能夠哄我們……

特別啟事

「學滙」第十三期已裝訂成冊、凡愛閱者、從速購買為要。

「國家論」(每册定價一角五分)「無政府共產主義」(每册定價一角一分)現經本部代派了，如欲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真理者，不可不別斯書；存書無多，購者從速。

學滙編輯部

民鋒社緊要啟事

凡關於與本刊交換及編輯事項，請交北京銀閣井兒胡同十六號公天君轉交劍波。

紹介新刊

文藝雜誌「烽火」第二期出版了！

內容豐富，印刷精良，篇幅加多，購者從速！

定價：每册二角五分。

總售處：北京文昌胡同十七號康心華轉。

空前絕後之「社會政策」出版了！

此書為政學士胡遽然先生最近特作、先生歷充國立山西大學及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教授、二十年前、曾專心考究社會問題、並從事社會運動、此書之成、係先生多年心血結晶、其內容對於社會問題、現代思想、及各種主張、莫不具有系統的研究、切實的判斷、並且採取世界最新學說、引証各國現行實例、理論事實、靡不兼全、洵先生今日獨特之作也、我國對於此等專門著述、今尙無一善本、先生此書、不特見解獨深、即東西各國、亦所未睹、凡有志解決社會問題者、曷先睹此為快、洋裝一冊、共二十餘萬言、定價三元、預約二元、九月出書、預約八月三十日截止、

經售處

山西太原晉華書社
北京國風日報學部
上海中民大學籌備處
上海學術研究會

「綠光」第二卷第四號目次：

- (一) 世界語與東方文化
- (二) 自然界談屑
- (三) 苛政猛於虎
- (四) 黎明
- (五) 世界語運動第一步

坡雲 S
W 桑原譯
老梅

- (六) 接頭語接尾語詳解
- (七) 世界語新讀本
- (八) 新書月旦
- (九) 遠近消息
- [十] 世界語團體調查

全年六角，每册六分，郵票通用。
發行處：上海北碇家橋雙十醫院、轉綠光社、

小 通 信

紹先：學涯第一册收到，謝謝！

民錄社：民錄第二三期，久不寄來，何故？或尚未正地點耶？現學

匯已附送，可勿再寄了，

揚葉：湘湖二禮收到，已轉交平治兩校矣、

叔助：嗣音及成都第二期收到，盼代覓第一期一份寄來，

呂千：致你一函，在商務報上發表，見及否？

酒脫三七，七，一二，

同志們：月風，咬益，子昂，海如，語君，都是有力的同志，請不吝

氣與她們通信罷！他們的通訊處是四川廣安羅渡鎮郵局轉。

心聲

天柱：你的覆信 收到多時了，祝你平安，

明卿，仲璉：鈞函收到，我尚居京中，賤賤轉遞，請勿念，

胎生：「於陵子廣」收到了、謝謝！

新華報社諸同志：好多日了，未見新華面，念念，有意外事麼？

冷眼

國成
國成
國成
記者
記者